

回访对象：蒋继乐

回访老师：赵向东

回访时间：2004 年 11 月 8 日晚

回访地点：清华大学某快餐厅

他高一转学到北京



蒋继乐，男，原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学生，2003 年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。

编者按：坐在我面前这位大个子小伙儿（他身高 1.86 米），朝气蓬勃、热情洋溢、快人快语，使人很难想到他在高中时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困惑和焦虑。

他高一下学期从外地转学到北京读书，遇到了转学后一系列的困难，在老师和父母的帮助下，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，考上了全家都寄予希望的理想大学，也为母校赢得了荣誉，因为他是当年全校考上北大清华的唯一一名学生。

高一中途转学到北京——

“那段时间感到非常郁闷”

赵：听说你是从哈尔滨转学到北京的。中途转学会有一些麻烦，能说说吗？

蒋：高一下半学期，因为父母调动工作，我转学到了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。来了之后，先考试，再安排班。因为进度不同——比如数学立体几何，哈尔滨那边没讲，而这边已经讲完了——所以考的不是很好。

老师就说先放到普通班吧，看看你期末成绩，成绩好的话，再给你调到好班。一开始，也不知道这个学校怎么样，我想那就好好考吧，后来期中就考了年级第 1 名，比第二高 0.5 分。然后就转了一个比较好的班。当时因我刚过来，对同学都不熟，还需要适应。一到这就考试，那段时间感到非常郁闷，而且还需补学一些课，尤其是立体几何，老师说立体几何大部分已经在上学期讲完了，下学期开始讲题了。我根本跟不上，所以那段时间立体几何用的时间比较多。

中途转学困难多

中途转学需要调整学习进度，需要适应班级环境，更需要适应老师的教学风格。在此调整和适应阶段因为他跟同班同学没在同一起跑线上，所以心理压力过大，学习上的困难也比较大。

赵：从东北来到北京，课程需要补救，生活也需要适应，一开始好适应吗？

蒋：是这样的。在东北上学，一是路比较远，再一个是经常下雪路比较滑，主要就是坐车，很少骑自行车。来到北京之后离家比较近，只能骑自行车上学，开始手有点生，结果第一天上路，就跟人家撞上了。后来才慢慢适应了骑自行车。

跟同学的关系呢，开始我想北京人和东北人性格肯定不一样，但实际上，我感觉这些同学都不错，很热心的，很容易相处。我刚来时，大家给我介绍这介绍那，让我熟悉周围环境。

赵：这些热心同学，学习劲头怎么样啊？

蒋：相对于哈尔滨的同学，他们比较爱玩吧，学习不是太用功，但是很爱问的，特别愿意讨论。

赵：那你跟他们比呢？

蒋：我比他们用功多一些，我也玩儿。但对我来说，玩儿就是一种调剂和放松，有时候在运动中得到一些快乐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学习，没有别的。特别是到高三，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，需要考大学，拿什么考呀？就得拿你获得的知识 and 能力去考试。玩的再好，高考也不考这些啊，玩不能作为主流，重要的还是学习。

父母的行动，直接感染了他——

“如果我不是 100%的投入学习，就对不起父母”

赵：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学习呢？

蒋：我间接了解到，我父母从哈工大调到北工大，他们考虑我的因素比较多。父母为我牺牲这么多，如果我不是 100%的投入学习，就对不起父母。

赵：他们都为你牺牲了什么？

蒋：父母中年工作环境大变动，事业上他们肯定有损失，所以我总感觉父母做出这个选择，对我的考虑是比较多的。

父母做的很多事都是为我，我如果考不好的话，感觉对不起父母。而且平时像我妈除了工作之外，全是照顾我日常的一些吃呀、穿呀之类的，特别细心。比如，我稍微有点感冒了，我妈就特别着急，总是担心我因此而影响学习。她倒是没有刻意让我考的多好，她说：“你在北京考不上清华、北大，考到北航就可以了。”我觉得父母这样关心我，不拿出 100% 的精力和努力去回报他们实在是不合适。

身教胜于言教的理念

父母应该用实际行动感染孩子：我们特别重视你！其激励作用非常大。而父母简单浮躁地说教：我们特别重视你，我们特别希望你如何如何，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。

赵：我想，你对父母的这种感恩之心，肯定有一个形成的过程，你能简单回忆一下吗？

蒋：那是在哈尔滨上初二，因为马上就要考高中了，在哈尔滨考哈三中竞争很激烈，所以作业就逐渐增加了。我记得因为上学比较远，一开始从家坐车去学校总共需要 50 分钟。我爸妈觉得我离家太远了，来回这么跑，挺费劲的，所以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，这样就离学校特别近，能省些时间，多睡一会儿，晚上多学一会儿。

赵：你就近上学，父母上下班不就远了吗？

蒋：是啊，当时，我爸还在原来的家住，我妈在这边照顾我。她每天坐车上下班，公交车上人特别多，很难挤，我妈确实非常辛苦。租住的房子里非常简单，只为我学习用。当时还出了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呢，是旁边那家着火了。当时我正上课呢，有个同学说：“唉，蒋继乐，你看，你家是不是着火了？”我一看就是我家的位置，心里一愣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然后一想可能不是吧，我家也没啥东西烧啊，怎么会着火呢。我妈说她坐车的时候也看见那着火了，就是我们家吧！后来一想，每天早晨我们走的时候都特别小心，一是没什么东西，二是出门先关电，家里东西简单全看好了。那以后，好几天晚上，因为隔壁着火了，屋里空气非常不好，晚上作业又特别多，过得挺烦的，我妈陪着我，那段时间也跟我受了很多罪。

为了我，全家到了北京，爸爸妈妈中年换生活环境和工作单位，可能更不容易。刚来北京那段时间，什么都不是特别好。一开始我们全家是住在宾馆里面的，后来租了房子，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家，就需要装修，所以那段时间我父母都是很忙的。我妈这边又要装修看房子，又要上班，我爸那边转户口，我的事就是学习。刚才说的那次骑自行车撞架，车全都撞变形了，我妈发现了，我就说是学校旁边工地装修给砸的，没事。父母太累了，我尽量不想牵扯父母的精力，不让他们为我多操心。

在哪儿考都需超越自己——

“在北京考清华，也不是很好考”

赵：你在哈尔滨那边学习怎么样呀？

蒋：一般。初三时，学校要分 A、B 班。就是从各班选出前 10 名，前 5 名是 A 班，后 5 名是 B 班。我当时是在 B 班。老师当时鼓励我说，我应该学的挺好，只要我计算上少失误。不过你这失误也是很致命的，你要在中考的时候，还有这种失误的话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来上了哈三中自费的线，就是吃了不认真的亏。

赵：你高考取得那么好的成绩，说明你高中进步的很快呀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奋努力的？

蒋：高一上学期中段。

赵：那是你在哈三中高一的时候吧，成绩应该是中等生吧？

蒋：是，我在哈三中，期末成绩排到全班第 10 名吧，在年级来说我是中等生。但我在小学和初中时总听老师说，考上哈三中，清华、北大就基本上没问题了。我当时只知道哈工大特别厉害，不知道清华、北大到底有多好，没有概念。后来才知道清华、北大有多好。后来来到北京，就想考清华、北大，因为听说在北京好考些，当时也不明白这个好考是什么意思。

赵：实践证明是不是好考呀？

蒋：在北京考清华，也不是很好考。一切都在于自己的努力，可能大家说在分数线上的问题。实际上，如果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，还是考不上的。

赵：不管在哪儿考好大学，竞争都是很激烈的。你在当时那个学校是唯一考上清华的，说明你肯定是超越了自己才取得了成功的。

超越的理念

超越应该在每一个生活和学习的细节上做文章；超越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大的超越肯定是建立在若干小的超越基础上的。

蒋：高中这几年，因为刚到北京，换了一个新环境，感觉心情不是特别好，需要学习的东西也特别多。

首先，第一条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来到北京后，我常常主动跟大家玩，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嘛，他们也老是拽我。我也比较愿意玩儿，足球、篮球都喜欢玩儿，平时靠这个和同学打成一片，关系处的比较好。

在学习方面，尽量管住自己吧，除了老师要求理解的东西，书本上的东西一定要学透，老师留的作业一定要做。

除此之外，自己必须找题做。老师留的作业做完了，有余力作别的话，一定要把余力发挥出来。但一定要找些适合自己的题去做。因为很难估计高考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题。所以我就买了一些练习册。一开始看别人买什么，我就盲目地买什么，结果不太适合自己。后来我就学会了自己去挑，自己去看。

赵：对你这样活跃、好马虎的学生，在课程学习打基础方面，是不是走过弯路啊？

蒋：对。高一时，总是不太明白，不知道是该做题，还是该看书，总认为多做题就好，以为做题的时候就会把一些知识弄明白，后来发现，不明白有些概念和定理，盲目地去用它，效率非常低。所以我首先应该抓的是基础知识中的基本概念，像定义、定理、公式、公理，把书本看一遍，因为书是最经典的东西。再通过做一些基础题，来掌握那些基础知识的内涵和

外延。

赵：基础打好了，还需要再提高，你是怎么做的？

我就是对学习不断地调整。你比如说做题吧，以前，做完题之后，就万事大吉了，不回去思考一下。调整后，我就变成拿到一个题，先看一下涉及哪些内容，可能用什么定理去做。如果做对了，看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，如果做错了，错到哪了，为什么会错，是概念不清，还是计算错误，还是题意理解错误，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去分析的。

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各科有各科不同的学习方法，每年遇到的东西也不同，所以学习方法也就随着调整。

学习不会一帆风顺，他更不例外——

“转学时时落下的课程，过后使我很费劲”

赵：你后来学习有没有什么较大的挫折和波动啊？

蒋：有一段时候，英语无论怎么学就是学不好了，英语没有感觉了。当时正是高三，挺关键的时候，突然英语做不明白了，尤其是完型填空，我当时觉得挺迷惘的。我就每天都做一篇完型填空，一篇不行就做两篇，只要是跟完型填空有关的，我都看、都做，后来就掌握的比较好了。高考时的完型填空，我好像没有扣分。

还有转学时落下的课程，比如立体几何，别看是高一的内容，经过高二一年的学习，感觉还不是很好。高三的寒假，那时我想，如果立体几何再不搞好的话，就没有机会了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年除夕夜的晚上，我和爸爸在他的办公室里，我在那看立体几何。在那个寒假我几乎把每天晚上的时间，都用来做立体几何了，每天大概用3个小时吧，转学没学着，现在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。

赵：你以上两科的补救，你依托的什么呀？

蒋：我当时主要是买了几本觉得比较好的辅导书，成绩提升的很快。

赵：非典那段时间，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学习的？

非典那段时间，一开始放假了，没人管了，看电视吧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正在看电视，有个同学来问我题，这时我才觉得大家都在学习呢，我也得学习，就把电视关了。后来那段时间完全是自己在家学习，各科穿插着学，配合高考的时间，给自己安排时间表，上午学语文、外语，下午学数学、理综，晚上是一些系列的东西，看语文的一些材料，比如读者、青年文摘，这是个调剂。非典这段时间，在父母的帮助下，我的学习节奏控制的还是不错的。

他的努力有了回报，但查完分——

“我一看是605分，心里咯噔一下”

赵：你的高考成绩一定不错吧？

蒋：还可以。

赵：你们这里当时是考完后估分填志愿，还是知道了确切考分后再填志愿？

蒋：是下来分数后再填志愿。当时去查分，我一是 605 分，心里咯噔一下，605 能考上吗？去年清华的分数线是 625 分。我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就说那你看北航或交大吧。当时查分，不单是分数告诉你，排名也告诉你。我记得全市 600 分以上总共 760 人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清华、北大总共也就招 700 人左右，我心里就挺悬的。后来我爸说，没问题，你还有 20 分的加分呢。其实我是两年市三好，最后被评了一个市优秀班干部，高考可加 20 分。

后来，我通过进一步了解才知道，760 名是别的同学加分之后的排名。我若把自己的 20 分加分算上，可能在 700 名左右，那样的话，我就应该排到 300 名左右了，我肯定能进清华。因为清华当年招了三百四、五十人，我是第 300 名左右，而且清华招生办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，告诉我分数够可以投档，可以报清华，我想报清华肯定没问题了，所以我就报了。

赵：你们班还有其他人报清华北大吗？

蒋：没有。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 605，第二名是 570 多分，就没报。

赵：平时学习也差这么远吗？

蒋：差距也是差不多吧！第二名也是差个三十分、四十分吧！

赵：这是为什么呢？

蒋：他们玩的方面牵扯了一些精力，而我用于学习的时间比较多一些，我是全身心学习吧！

别人爱玩儿，他为什么爱学习——

“我对知识的追求，是从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”

赵：你的成功是因为你对学习的热爱，我想知道这源于什么影响？

蒋：这想这来自于我父母的影响。我父母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。有时候我问他们当年高考怎么样，我妈说，她当年已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，每天都读书，废寝忘食，不修边幅的那个样子。我觉得父母那么认真学习，我也应该那样。

我小的时候，对我影响最大的，就是我爸曾给我买过一套书，叫《少年科学奥秘文库》，讲宇宙、地球、昆虫的秘密，总共十本。这十本，我反反复复地看，使我对自然了解的比别人多。我知道了很多知识后，特别愿意说给别人听，当时在哈工大周围的小朋友也爱研究这些东西，大家有事没事就说这些事。到后来，因为哈工大的原因，我就变成喜欢机械了，汽车、火箭呀。我对知识的追求，是从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。

赵：《少年科学奥秘文库》是什么时候看的，上小学了吗？

蒋：我当时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吧。当时我记得那本书后半部分有一句话：今年我们 12 岁，等到我们 76 年以后，看哈雷彗星了。我感觉受那本书的影响还是挺大的。

后来我又买了《中国少年百科全书》。在那里，我接触了更深层的知识。什么日食、月食、潮汐，虽然当时看不懂，但是知道世界上有这些东西，有了些感性的认识，感觉那本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。

赵：小时候父母自然和不自然地为你创造了学习环境，使你深受影响。平时，他们怎么管你啊？

蒋：父母总要求我要自觉。我记得我父亲好像从没打过我，但我特别怕我爸。不知道为什么怕。反正当时我爸他眼皮一动，我就感觉特别害怕。

赵：是不是爸爸的言谈举止比较严肃，工作比较严谨呀？

蒋：对。我爸是老师嘛，我就看他的教学笔记，一遍遍的整理，今年整理一遍，明年还要整理一遍。每年用的教学笔记都是新写的，是基于旧版整理出来的。

我问他，为什么老这么整理，你就用旧版的不就完了吗，为什么重新抄一遍呢，我看都一样。父亲给我讲有的地方不一样，得不断完善，否则，讲课的水平不是原地踏步吗？

我当时想，越到后面的学生越“合适”，因为后来的教学笔记越来越好了。

然后，父亲告诉我，你学习也是这样的，第一遍学的时候有一些明白，但你得不断的熟悉，不断巩固，巩固这些旧知识之后，对新的知识，就有一种要求。这样的话，你不断地要求自己，知识就会不知不觉地积累起来了。

这件事，可能当时我不能像现在这样理解，但我觉得父亲也在学习，而且很认真，我也得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了。所以，小学到初中的学习，我从来没有让父母督促过。

赵：言传身教啊。

蒋：对。我父亲他毕竟教学生这么多年了，有些东西怎么学他都知道，但他教的只是大学的东西，而且有些我问他的东西他未必回答的了，尤其是化学，他根本就没学过，但通过他，我能知道思考问题的方法。

他总是研究一些教育的思想。他给我讲，物理学家劳厄说过：“素质就是把学过的知识忘掉之后剩下的东西。”

他还讲，现在很多人提知识就是力量，这是不全面的，不能光有知识，还应有能力，能力是以知识为载体的。这些，我现在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

赵：你从小到大，父母对你是不是很民主呀？

蒋：是。我爸妈从来不督促我学习，一方面是他们民主，再一个，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听话的，小的时候比较听话，可能现在也一样。父母让我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，我觉得父母为我做什么都是为我好，是以我为中心的。

赵：现在想跟父亲母亲最想说的话是什么？

蒋：我知道父母对我有很大的期望，我不会让他们失望。